

An abstract painting with a dark, moody background. It features bold,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purple, blue, and yellow. The composition is dynamic, with a large, dark, irregular shape dominating the right side, and a bright, white, curved shape at the bottom right. The overall effect is one of intense energy and emotional depth.

傅绪文 著

疯狂的雪铁龙

法律出版社

疯狂的雪铁龙

傅绪文 著

法律出版社

疯狂的雪铁龙

傅绪文 著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39,000字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9,000

ISBN 7-5036-0508-1/I·46

定价4.8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新颖的法制题材的长篇小说。

书中详尽地描述了一个名叫欧阳冬玫的年轻貌美的芭蕾舞女演员，是怎样蜕变成一个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盗窃国家情报的间谍。

书中各种人物的惊心动魄而又奇异曲折的命运变迁——芭蕾舞演员欧阳冬玫的险恶经历，年轻画家柳庆的纯情蜜意，老牌间谍戴维·豪森、马什·贝克的阴谋诡计，公安侦察员丁浪的机智勇敢，出租车女司机柳晴的不幸牺牲，芭蕾舞演员晶晶的天真纯洁，新闻记者黄曼华的内心痛苦等等，以鲜明的形象描绘出一幅幅引人入胜的画卷。

第一章

柳庆走出家门，才发现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落着雪花。

他顺着院门口斜对着的那条细窄的小胡同往前走，经过了那座倾斜欲倒的公共厕所和那棵枯树挑起的路灯。灯光泛着一圈黄光，在沙沙的雪声中孤独地亮着。

柳庆上了公共汽车，想到和玫玫相遇，使他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捉摸不定的然而又是搅乱一切心绪的感情。到现在，柳庆还在挖空心思地琢磨，为什么那天他偏偏和她相遇，而不是别人呢？当他在家中提到这个问题时，妹妹柳晴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即使你们现在不能相遇，总有一天你们也会在别的场所里相识。

柳庆把妹妹的观点视为谬论，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上帝。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那就是自己。为这事兄妹俩争论了一晚上，要不是赶上停电，邻居是休想睡个舒坦觉的。

公共汽车跑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到了前门站。不少人下了车。柳庆找个临窗的位子坐下，摸出香烟，又放了回去，因为车内吸烟是要罚款的。

他望着车窗外，尽管车窗的玻璃上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状的蒸气，他还是看到了夜色中的雪，看到了都市在这场雪

中渐渐地静谧下来。

他合上有些疲倦的双眼，渐渐地，一种极其模糊的意念在萌发，犬脑中不知什么部位灵感一动，一幅《温暖的雪》的构思完成了。他想立刻下车返回家去，钻到那间十平米的画室，一气呵成它，就用这张作品参加全国油画展览。

他虽然站起身，却没有勇气下车。因为今晚玫玫在一片深情中等待着，他不能再让对方失望。他已经三次这样让她失望了。

柳庆想回到座位上，一名抱着婴儿的少妇以为他在让座，向他笑着道谢后坐下。

他显得有些尴尬，轻轻摇摇头，在嘴角处撇出一丝笑纹。

婴儿睁开了双眼，黑漆漆的眼眸水灵发光。她张望着车厢这个陌生的世界，也张望着眼前这位连腮胡子柳庆。

这双充满稚气的眼眸，很快使柳庆想到了玫玫。她也有着一双这样迷人的双眼，她也是这样一眨不眨地盯住你，你在那目光中会得到一种奇妙的感觉，大概那就是女性的魅力吧？

公园总算到了。柳庆看看手表，虽然超过约会的时间仅仅一分钟，但他还是小跑着奔向那个约会的老地方。

湖水已经结冰，又蒙上了一层软软的白雪。湖畔原先绿掩燕语的柳树已经脱掉最后一片枯叶，柳枝仍然低垂湖面。歪脖儿柳树下那个绿色的露椅空空的落了一层雪花，好像这椅子永远是属于他和她的。这时，柳庆又想起了《温暖的雪》的构思。

柳庆在地上不知涂画了多少遍油画的构图。整整一个小

时过去了，她仍没有来。他开始烦躁起来，在十五平米的地方来回踱着步，一种急躁不安的心情使他想起了来的路上那起意外的交通事故。

柳庆不相信在世界上的一切意外会在玫玫身上发生，灾难不属于她。因为她纯洁美好，心地善良。他轻轻作着深呼吸，以平定躁乱的心绪。他又尽可能地在心里编织着她应该来晚的理由来安慰自己。象什么突然接到上级通知传达中央某号文件，或是临时有紧急任务，给外宾演出，也可能记者又一次把她堵在宿舍里要写什么专访，或者拍一张刊物的封面照片。

不管怎样地去想，已有两个小时不见她的身影了。再有一个小时就该到了静园的时间。那时，他不想回家去画那幅《温暖的雪》也不成了。

雪不停地飘着，他不想再去观望它。现在的雪花，在他的眼里是纷乱的，而不是和谐的；是惹人厌烦的，而不是净化心灵的。

他坐下了，坐在那条铺满白雪的绿色的露椅上。他要等她，他相信她一定会来的。

凌晨四点，柳庆醒来，背起画夹去写生，骑车奔向京西香山。

秋天的香山是秀丽的。当柳庆能够望见那雾一样的山峦时，那火红的枫叶象四溢流淌的鲜血渲染着线条柔缠的山峰。早晨的太阳还没有在这座古老城市的屋顶上爬出头来，鬼见愁已经微染晨色了。

一行由十辆自行车组成的赛车队从柳庆的身边一掠而过。他们把脊背躬成拱形，在笔直的柏油马路上直线疾行。

柳庆擦了一把汗，学着赛车运动员的身姿蹬着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果然省劲多了。

一辆奔驰牌高级面包车驶过来，传出一群姑娘的笑声。柳庆歪起头望着车厢里的姑娘，心想着哪弄来的这么多美妞，八成是去参加选美吧。

车上的姑娘确实是个个漂亮，长得风采婀娜。这是芭蕾舞团的尖子演员，有些是世界所瞩目的著名新星，她们哪能生成八戒大叔那副面孔呢。柳庆不愧是个画家，他的艺术细胞使得他在一瞬间捕捉到了美。

一只纤细的胳膊伸出车窗外，接着抛下一个什么东西，不偏不斜正好落进柳庆车前的铁筐里。是铁桶的可口可乐。柳庆伸手抓起晃了晃，里边还剩下几口。他很有些美滋滋地喝完，正解了他的干渴。

汽车已经驶远，柳庆还是看到了有些姑娘从车窗伸出头来看他，似乎听到了她们哈哈的取笑声。

站在山底下，柳庆举目而望，满山已笼罩在瑰丽色的曙光之中。近山的松柏浓绿蔽天，远山的枫叶深深浅浅、疏密错落，好一片秋色！这些美丽的色彩点缀着江山，怎不叫人陶醉！

柳庆暗暗的庆幸自己今天的情绪满好，只要有了这种情绪，就不耽心找不到最佳感觉。他非常兴致地选择了一片枫树区。他爬上岩石，陷入草丛，登上古亭，隐入深谷，从几种角度观察着他要描绘的对象。左看右瞧，望了再望，都觉得不甚理想。

他爬出阴森的沟谷，尽管摔了几次跤，还是在一片密密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条小路。

开始，路上是碎碎的石块，慢慢地变成了一条松软的路，路两旁挺拔着株株奇形的古松。再往前走，是个舒缓的坡路。过了坡路是一座汉白玉的拱桥。此桥精致而小巧，蔽掩在两棵巨大的松树下。松树上虽然盘满如蛇的野藤，可还是依然叶茂如盖。桥已经有些风蚀，经常接触潮湿的地方出现了一圈一圈的黄锈。黄锈旁生出一片片墨绿的苔。台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样棱角分明，塌落处滋长着一根根翠绿的野草，尽管已是深秋。

古老的桥，古老的松，古老的路，这是一个深沉的境域。

柳庆倚着石栏，在桥上向着早已选定的那片枫树带眺望，心底油然而升起一股强烈的欲望，一幅印象派大彩块的杰作在刹那间完成于他的胸中。他已经打开画夹，但又合上了。他想再往前走上百米，也许比这里的角度更佳。在极大克制力的激情中，他走过桥，走上了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径。小径两旁秋菊朵朵，空气中渗杂着野草味和湿湿的泥土味。真是另有风味。

当柳庆细看路面上由鹅卵石拼成的一幅玫瑰图案时，一阵喜鹊般的笑声响起。抬头一看，一位清秀丽质的姑娘就站在身边。他惊愕了。她的俊美俏丽，她的宛若皓月的面庞，她的瘦如扶柳的身段以及她那可体的黄色衣着，使得柳庆想到了纯洁的大自然和纯情的少女融为一体的那种淡淡的天然之美。他二话不说，立刻打开画夹，迅速调好颜料，面对着大自然，面对着娇小的女子，把一幅极其幽静、极其安详的油画一挥而就。停下画笔时，他仍然陶醉在深幽的画境之中。

“绝棒!”姑娘手捧油画高兴地喊着,“送给我吧,一定要送给我。我要把它挂在我的床头。”

“床头?”柳庆面对姑娘喜出望外之情显得有些淡漠。

“怎么啦?”姑娘撇着红红的小嘴问。

“不行。”柳庆收拾着画具。

“真小气!”姑娘嘴上说的很硬,脸上却一直挂着迷人的笑容。“送给我吧,好同志。叫你一声好哥哥总算行了吧。你就作个人情吧!”

不管她如何地软磨硬泡,柳庆仍是不点头。“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嘿,你还真象个有个性的男子汉!”姑娘说着把油画藏到了身后。

“哎呀,当心弄脏了你的衣服。”柳庆站起身来,本想抓住油画,她一躲,柳庆的手一下抓住了她的胳膊。

她含笑望着他。

他的脸红了。他松开了手。

她上下打量着他,尤其是他那满脸黑乎乎的胡子。

站的这么近,几乎嗅到了她的气息。他很不好意思,挠挠头,向后退了两步。

“你退却了!”姑娘仍然笑着,不过一双清朗的眼眸已经流露出极其仰慕的神情。她接着说:“送给我吧,我非常喜欢。将来……”

“将来怎样?”柳庆有些不解地斜视着她。

“将来,”姑娘扭身跑了,跑到一座突兀的山石上向他喊:“我会报答你的!”

柳庆望着远远的她,有些望尘莫及之感。他向她挥手

手，算是个礼节，既然物归他人了，何不作得体面一些。

柳庆蹲在地上吸着烟，自认倒霉。谁让自己碰上这么一个不讲理的姑娘呢。一幅凝聚着无数思绪和情感的 作品飞了，使得他象丢了魂似的。今年参加北京市油画展览的打算 是彻底告吹了。一想到后天的交稿日期他的心就凉了半截。再画一幅吧！可是，刚才的那种灵感早被那位姑娘带到了远远的山那边去了。

“罚五块！”一个黑铁塔似的小伙子突然窜出树林。“吸烟违反这里的规定。”

“五块？”柳庆把所有的口袋翻了一遍，才翻出四角七分 钱来。

没办法，只好跟着人家下山受处理。柳庆的心好不沮 丧。

“你干了什么坏事让人家抓住了？”半山腰处，那位姑娘 又冒了出来。

他怒目瞪着她，象要喷出火焰。他恨不得一脚把她踢到 山下，吼道：“滚！这里没你的事！”

姑娘依然笑着。她向那位工作人员打听了详情之后，摇 着头乐着说，“就五块？喏，拿去吧！”她替他挨了罚。

柳庆总算消了气。

“我说的嘛，我要报答你！”姑娘把罚款的收据递给柳 庆，调皮地说：“就算我花了五块钱买了那幅画。其实我亏大 了，那幅画也就值四毛七分钱。”

好损的嘴皮！柳庆气得直翻眼，可是怎么也想不出一句话 来回偿她。

“得啦得啦，还是男子汉那。”姑娘以笑和甜甜的话语哄

弄着他。

他们一同下了山。下山时，姑娘给他讲了来的路上碰的一个笑话，说的柳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原来那个可口可乐铁桶是你扔的？”柳庆问。

“是。”姑娘答应着。她突然从他的满脸羞赧中发现了秘密，大声喊道：“原来是你喝的！”话音未落，她就捂着肚子哈哈大笑得弯了腰。

柳庆也情不自禁地笑了。有些傻乎乎地自语说：“咱们还真有点缘份。”他挠着头，透过胳膊间的缝隙望着她。

她也正眯着笑出泪水的双眼望着他。

这里没有了笑声，可山谷里，山谷外那一层层的山峦仍在回荡着他们的笑声。笑声惊飞了附近的山雀。

分手时，姑娘的泼辣变成了腼腆。她把脑后那束长长的黄发斜过前肩，低声地说：“我叫玫玫，是芭蕾舞演员。我等你的电话。”

玫玫见到柳庆时，他几乎成了一个雪人。

“柳庆！”她呼喊着猛扑到他的怀里，“亲爱的，你是这样的真诚！”

玫玫死死地拥抱着他。他的等待换取了她心底的情语。

“我对不起你！真的，我对不起你！”玫玫说着痛苦地抽泣起来。

“没事。我又没有冻死。”柳庆伸出冰冷的手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别哭了，这样会弄坏你的小脸儿。”

“我太不应该了，让你等了这么长久。”玫玫握住他那只替她擦泪的手，心疼地说，“我知道，一个人的等待是什么滋味……孤独，烦恼，忧愁……何况又是下雪的晚上……”玫玫

越说越内疚，越伤心，眼眶中又涌下纷纷的热泪。

“只要我见到了你，再等三天三夜也成。”柳庆把她紧紧搂在怀中，“我早就想到，你一定会来的！真的。”

“嗯，嗯。”孜孜点着头，把汪汪的泪水抹在他的胸膛上。

“我爱你！记住吧！永远的！”柳庆低声地说。

孜孜微微闭上双眼，把温柔的嘴唇翘向他。

他注满深情地吻着她，心里一直在发誓：世界上我只爱你一人，天涯海角也休想阻挡我的心！

初恋的亲吻是多么甜蜜啊！孜孜激动的心也发出誓言：从现在开始我永远属于你的！

雪花不断地飘着，公园里寂静一片。雪落的声音渲染着夜色的神奇，更增添了几分初恋人的诗意和欲望。

当他们从狂热的接吻中获得片刻喘息的时候，才发觉已是深夜十一点钟。静园的工作人员的疏忽反倒给他们留下了充裕的时间，成全这对恋人的心意。

绿色的铁栏杆上落满了雪，当孜孜抓住冰凉的铁栏杆时，手几乎粘在上面。

柳庆小心地俯身用嘴中的热气熏热了她的嫩嫩的小手，又去抹掉铁栏杆上的积雪。然后，他象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把她举上栏杆。

他们成功地跳出了紧锁的公园，避免了许多可能出现的麻烦。他们依偎地走在街头，互不言语。刚刚发生的一切足够他们蜜蜜的细细的品味了。

远处，一家个体户饭馆的灯亮着，屋里弥漫着蒸气。他们这时才觉得饥肠辘辘。他们朝饭馆走去。

馆子虽然不宽敞，却也放下四张方木桌。盛个二十来人是不成问题的。他们选了临街的窗前坐下。

一个南方姑娘走过来为他们擦了桌子，摆好碗筷，客气地问：“太太，您要点哪几道菜？”

玫玫听到这种称呼弄得挺不好意思。“太太就太太吧，反正迟早要嫁给他。”玫玫想。

柳庆坐在旁边嘿嘿地笑了。他冲玫玫出了个鬼脸，把话茬接了过去。“我们不想要炒菜。这里有馄饨吗？”

南方姑娘摇摇头，卷着生硬的舌头学着普通话说：“馄饨？我们不做那玩艺。那样我们老板是赚不了人民币的。”

“能不能特殊照顾一下。”柳庆恳求地说。

“不行。”南方姑娘收敛起刚才的笑容，收拾起摆在桌上的碗筷。

“我们可以多付钱。”玫玫说。

“那也不行！”南方姑娘白了玫玫一眼，很有些看不起她。

“难道我们非要吃几道炒菜吗？”玫玫有些急了。

“对头，我们只管炒菜，不管煮馄饨。”

“大晚上的，我们实在不想吃鸡鸭鱼肉。”柳庆仍然心平气和地说。

“哼！看你们穿的好漂亮，吃只鸡也掏不出来钱。”南方姑娘挖苦道。

玫玫听到这话一下恼怒了。“乡下人！去，把你们老板喊来，我要点最贵的菜！”

“算了，何必跟一个外地姑娘动肝火。”柳庆劝说着玫玫。

“太欺负人了，这哪叫‘顾客至上’！”玫玫站起来指着墙上的横幅黑匾说，“我倒要看看你们老板怎样地赚钱！”

几位顾客纷纷议论着，他们明显地支持玫玫的态度。

酒柜后有一堵墙拆了个门洞，挂了一块白色的豆包布当门帘。只见那块白布被人一挑，人还没有出来便传出了训斥：“是谁呀，惹得顾客发这么大的火。”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青年走了出来。他的皮肤很白，黄色的近视眼镜后是一对非常清秀的大眼睛。头发很黑，梳理得一丝不乱。那身入时的燕尾西服着在他的身上似乎是很随便的事情。他显得很文静，又透露着几分沉稳。他要是男扮女妆会象个大家闺秀。

南方姑娘见老板从后屋走出来，连忙闪在墙边，很有些惧色。

“受惊了，太太。”老板殷勤地笑着走过来，劝玫玫坐下。“您想吃什么，尽管说，包您满意！”

“好吧。飞龙一个，松鼠桂鱼二条，龙虾一对，甲鱼二只，烤卤猪一只，清蒸、爆炒、油炸、红烧的各种菜一样一盘，最后要两碗燕窝汤！”玫玫一口气道出了许多菜名，然后从精巧的小皮袋中掏出二千块钱，啪地一声摔在桌上，“算帐吧！”

那位年轻的老板并没有显得丝毫的慌乱，他把钱放回玫玫的皮袋里。半开玩笑地说：“瞧您，别动真格的。一个乡下的村妞您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我一看太太就是财路亨通的富贵人，到我们这小小的夜店来，实在是抬举我们。您说，我们这哪来的飞龙、烤卤猪一类的名菜？我们是小本生意，挣点钱也是小鼓捣油。”说着，他唤那位南方姑娘端杯热茶来，又接着赔不是，“明儿，我辞了她，行了吧？还有，我这

个当老板的就冲您这么瞧得起我韩小远的小饭馆，明儿起，晚上改卖馄饨！得，您行行好，给我一个面子，等一会，我亲自下厨房给您做两碗鸡汤馄饨。”听口音，老板定是个地道的北京人。

柳庆见人家把话已经说到家，便起身说：“既然老板很是通情达理，也没有必要改成馄饨铺。我们只想喝点热乎的，去去寒。”

老板又说了一遍刚才的客套话，去了厨房。

南方姑娘颤颤抖抖地把茶端来，低声说：“黄山毛峰茶。请太太、先生品尝。”

玫玫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本想说句“以后别光盯在钱眼上”之类的话，可一抬眼，只见南方姑娘泪水汪汪望着她，目光里聚着许多歉意和恳求。

“太太，”她突然哭了，“原谅我吧，我找个工作不容易呵！”

玫玫有些慌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她向柳庆递过求援的目光。

“发生什么事了？”柳庆问。

“你们打我骂我罚我都成，可千万不要让韩老板把我辞退掉。”南方姑娘扑哧一下跪在玫玫跟前，哭求地说：“给说说情吧，我再也不这样了。好太太，以后我当活哑巴……”

玫玫和柳庆把她搀扶起来。玫玫一下心软了，她掏出手帕给她擦着泪水，“别哭了，好妹妹，我们去给你求个情，老板不会不要你的。”

柳庆瞪了玫玫一眼。意思是说“看你捅的祸，要出了人命怎么办！”

玫玫低下了头。如果柳庆这时责备她一句话，她一定哭着跑回团里。

柳庆没有这样做。他带着南方姑娘去了白布帘遮蔽的那间屋子。